

周惠泉 著

当代文学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惠泉 著

余代文学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新登字 12 号

金代文学论

JINDAI WENXUE LUN

周惠泉 著

责任编辑:吴东范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尚 明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省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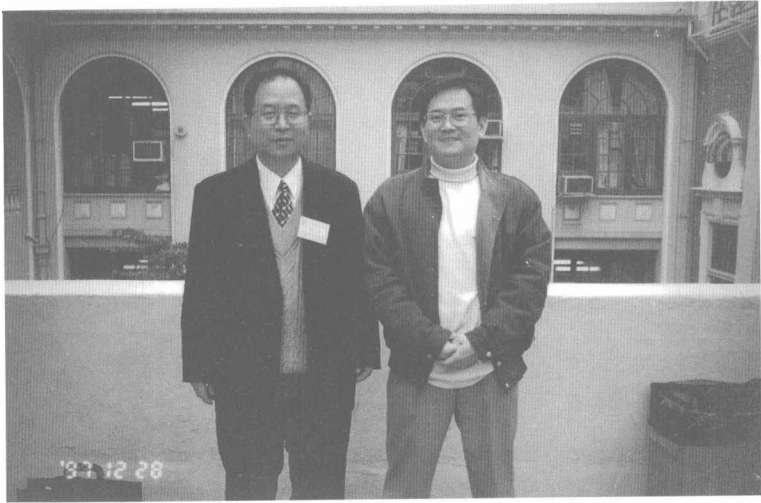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张:8.25 插页:2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 印数:0 001 - 1 000 册

ISBN 7 - 5602 - 2130 - 0 /I · 107

定价:15.00 元



本书作者周惠泉（左）与香港浸会大学青年学者
林幸谦摄于香港大学

目 录

金代文学总体观照

- 金代文学概观····· (3)
- 金代散文概观····· (46)
- 金代文集概观····· (61)

金代作家成就研究

- 宇文虚中研究····· (93)
- 完颜珣研究····· (110)
- 元好问研究····· (128)

金代文人生平考述

- 蔡松年生平考述····· (149)
- 吴激生平考述····· (153)
- 王寂生平考述····· (156)
- 李纯甫生平考述····· (163)
- 王若虚生平考述····· (167)
- 其他文人生平考述····· (170)

金代文学批评综论

金人金代文学批评综论·····	(199)
元明金代文学批评综论·····	(216)
清人金代文学批评综论·····	(231)
今人金代文学批评综论·····	(244)
后 记·····	(258)

金代文学总体观照

- 金代文学概观
- 金代散文概观
- 金代文集概观

金代文学概观

金朝是我国历史上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即金太祖完颜旻）于公元 1115 年建立的政权。它在建元收国之初，先后灭亡辽与北宋，进而据有淮水以北的中国广大地区，与南宋对峙。其幅员则广于辽，实力则强于宋，雄峙于北半部中国几一百二十年之久。直到公元 1234 年，才被新兴的蒙古所灭。由于金朝所辖地区的北方汉族居民和北方少数民族天秉本多质朴刚健的气质，因而发为文章往往华实相扶，风骨遒上；加上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哺育，金代文学便得到长足发展，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因子，增加了新的活力。可是长期以来，由于正统思想以及其他传统观念作怪，人们对于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少予以重视，甚至存在着一种用南宋文学来涵盖金代文学的倾向。这不仅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也是很不公平的。

金代文学，应包括汉语文学和女真语文学，不过现存作品主要是汉语文学。元代脱脱等人所撰《金史》虽然保存了少量女真族的口头歌谣，如卷六十五所引巫覡之歌和童谣，然而已是汉文译作。以女真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现在则极为少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

‘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①当然在女真人接受汉文化的同时，汉文化与女真文化之间也经历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从而形成了金代文学质实贞刚、清新自然的独特风貌，为中华各民族文化优势互补、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合力。女真原是我国东北境内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他们骁勇剽悍，长于骑射，“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②。后来虽然定居下来，“以耕凿为业”，“种植五谷”，但是农业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据《三朝北盟会编》引马扩《茅斋自叙》：“自过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黍，所种止稗子，舂米旋炊粳饭”；“自过宾、辰州、东京以北，绝少麦面，每日各以射倒禽兽荐饭”^③。进入中原以后，女真统治者则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太宗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攻克北宋都城汴京以后，即降诏书，要求“所在长吏，敦劝农功”（《金史》卷三《太宗》）。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金政权逐步确立了封建的经济关系，从社会形态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与此同时，女真族和汉民族也经历了一个互相融合的过程。一方面，金初女真奴隶主贵族曾经力图在辽、宋旧地推行女真文化，迫使汉族居民学习女真风俗。直到公元1170年，南宋使臣范成大在金地所见仍为“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裳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范成大《揽辔录》）。另一方面，在与汉族居民的长期相处、共同生活中，女真人则更多地接受了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在太宗完颜晟灭亡北宋以后不久即首先从皇室中反映出来。据《大金国志》记载，熙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见《金史》卷一《世纪》。

③ 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

宗完颜亶“自为童时”，“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①。女真统治者不仅模仿汉制确立了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而且大力提倡汉族文化。从金熙宗（公元1136—1149年在位）开始，女真族最高统治者往往重视尊孔读经。世宗（公元1161—1189年在位）时还曾用仿照契丹字和汉字创造的女真文字翻译汉文经史，以便使“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②，从而推动了女真族的封建化。特别是章宗（公元1190—1280年在位）“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建太学，儒风盛行。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③。为了网罗人才，金廷在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曾降诏书，提出“宜开贡举”^④，从而出现了“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⑤的局面。特别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⑥。影响所及，不仅汉人争相奔走，而且强悍的女真猛安谋克也开始习辞艺，忘武备，渐染文弱之风。章宗明昌间，女真统治者“欲国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⑦。直至南渡以后，有些世袭猛安谋克的女真人仍然“好文学”，而“作诗多有可称”（刘祁《归潜志》卷六）。在与汉族人民的长期相处中，特别是随着女真人的大批南迁，汉文化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女真族当中

① 见《大金国志》卷十二《熙宗孝成皇帝四》。

② 见《金世》卷八《世宗下》。

③ 见《大金国志》卷二十一《章宗皇帝下》。

④ 见《金史》卷三《太宗》。

⑤ 见《金史》卷五十一《选举一》。

⑥ 见《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文艺上》。

⑦ 见《金史》卷四十四《兵》。

迅速传播，他们“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①，使汉语成为女真族的通用语，这样就为汉语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与之相应的，由于女真文化的南渐，北方民族文化也以清新自然的本色受到中原地区汉族人民不由自主的喜爱，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历史进程。

清代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金代文学出现在祖国的北方，随着历史的进程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虽然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使有金一代文献大量散佚，但是现存作品仍然为我们认识金代文学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材料。

—

金朝以马上得天下，建元收国之初，统治者忙于灭辽攻宋，无暇偃武修文，因而金初的汉语文学主要是“借才异代”，由来自辽、宋的文人学士在文坛上争雄竞胜。所以清人庄仲方说：“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煥兴。”（《〈金文雅〉序》）

由辽入金的重要文人，有韩昉、左企弓、虞仲文、张通古、王枢等人。

韩昉（公元1082—1149年），字公美，燕京宛平人，辽天庆二年（公元1112年）举进士第一，补右拾遗，转史馆修撰，累迁少府少监，乾文阁待制，加卫尉卿，知制诰；辽亡入金，仕为翰林侍讲学士、礼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韩昉在辽末金初颇擅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名，但作品今存者仅有 1958 年在北京西郊百万庄出土的《丁文道墓志铭》等少数篇章，而《丁文道墓志铭》尚为入金以前的早期作品。《金史·文艺传》称其“善属文，最长于诏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当世称之”。这篇碑文虽已佚失，不过清人孙承泽的《春明梦馀录》载有《题平辽碑》一诗：“十丈丰碑势倚空，风云犹忆下辽东。百年功业秦皇帝，一代文章太史公。石断云鳞秋雨后，苔封鳌背夕阳中。行人立马空惆怅，禾黍离离满故宫。”于此尚可想见碑文恢宏的气势。由于韩昉是金熙宗的启蒙老师，金初曾经亲掌词命。据南宋出使金朝羁留十五年的诗人洪皓所撰《松漠纪闻》记载，熙宗《诛宋兗诸王诏》即出韩昉之手。诏书作于天眷二年（公元 1139 年）女真贵族守旧势力“皇伯”宗盘、“皇叔”宗隼谋反被诛之时，其中历数宗盘等人“坐图问鼎，行将弄兵”的罪状，义正词严，文理兼备。虞仲文（公元 1069—1123 年），字质夫，武州宁远（今山西神池西）人。曾仕为辽相。入金授枢密使、平章政事。史称其“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金史》卷七十五本传），时人以神童目之。元好问《中州集》和《续夷坚志》都录有他的《雪花》诗：“琼英与玉蕊，片片落前池。问着花来处，东君也不知。”据说是他四岁时脱口而出的小诗，自然天成，想象奇特。四岁之说（《金史》本传称七岁）也许夸大，但以一个儿童而吟出这样的作品，不能不认为具有过人的天赋。张通古（公元 1088—1156 年），字乐之，易州易县（今河北易县）人。史传称其读书过目不忘。辽天庆二年（公元 1112 年）进士，补枢密令史；入金仕为平章政事，拜司徒，封沈王。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他于天眷元年（南宋绍兴八年，公元 1138 年）使宋事，称他“性聪慧，秦丞相（桧）以胡邦衡（铨）封事示之，一览即能诵”（乙集卷二十）。又云“通古稍能诗，其还也，归正燕人周襟与通古旧知，奏乞送至境上，通古至安丰军（今安徽淮南市），赠诗为别曰：‘良人轻一别，奄忽几经秋。明月望不见，白云徒自愁。征鸿悲北渡，江水奈东流。会语知何日，如今

已白头。”^①《辽文存》收入其《灵壁寺》诗：

万壑千岩里，林开一径深。数年劳想望，此日快登临。胜境情难尽，危涂力不任。楼台相映抱，松柏自萧森。花散诸天雨，灯传古佛心。鹤泉寒漱玉，园地旧铺金。石磴崎岖上，桃溪窈窕寻。渊明能止酒，叔夜况携琴。所恨无长暇，徒勤惜寸阴。清宵谁我伴，乘兴但孤斟。

诗体用五言排律而能流转自如，清拔可诵，反映了由辽入金的文士所达到的文学水平。

由宋入金的著名文学家则有宇文虚中、蔡松年、高士谈、吴激、张斛等人。他们大多来自人文荟萃的中原地区，以自己的创作为金初文学竞添新声，使原来比较寂寞的文苑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从而推动了金初文学的发展。与由辽入金的作家相比，他们投身金朝往往有着更加复杂的条件或更为难言的苦衷，从当时的道德标准来看，则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因而便以“南朝词客北朝臣”（刘著《月夜泛舟》）的身份，不时抒写和表现家国之思、身世之感。

宇文虚中（公元1080—1146年）^②是当时文坛的盟主，曾经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一记此事时，“周襟”作“周金”，“会语知何日”作“会语知何日”，且以诗为周金所作。又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三，绍兴十五年三月，“金人索北客之在南者，桧因遣敷文阁待制周襟、马观国、史愿北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四亦称其时南宋将“敷文阁待制周金及马观国、史愿送还金国”。又，《四朝闻见录》等书说法有所不同。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五《宇文虚中行状》载宇文虚中家书，有“离家五年”、“五十三岁”之语；而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虚中家书写于绍兴二年（金天会十年，公元1128年）九月。以此上推，知其生于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180年）。至于卒年，上列二书皆系于绍兴十五年（金皇统五年，公元1145年），误；本书从《金史》本传系于皇统六年。

以“袖里虹霓冲霁色，笔端风雨驾云涛”（《生日和甫同诸公载酒袖诗为礼，感佩之余，以诗为谢》）的气概影响了从金初开始的一代文风。他字叔通，别号龙溪居士，成都广都人^①。初仕宋，累官资政殿大学士，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充大金通问使使金，祈请徽宗、钦宗南归。天会七年金人并遣宋使还，宇文虚中自称“奉使北来，祈请二帝，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于是留在金国，后仕为翰林学士承旨，与韩昉俱掌词命。由于他恃才轻肆，对女真人往往以“矿卤”视之，引起了女真贵族的不平。所谓“不随风月媚，肯受雪霜侵”（《岁寒堂》）的诗句，就是宇文虚中桀骜不驯性格的写照。皇统六年（公元1146年），他以所据位柄举事复宋，谋泄，为完颜宗弼（兀朮）杀害。宇文虚中的现存作品，大都作于入金以后。由于羁留金朝，长期领受“客馆病余红日短，家山信断碧云长”（《重阳旅中偶记二十年前二诗，因而有作》）的苦况，恋主思亲、守节矢志便成了他诗中的一个经常性主题。比如《又和九日》：

老畏年光短，愁随秋色来。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强忍玄猿泪，聊浮绿蚁杯。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

根据颌联推测，诗当作于使金的第五年，即金太宗天会十年（公元1132年）。当时诗人写给妻子的信也流露了同样的心情：“自离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理所堪。今年五十三岁，须发半白，满目无亲，衣食仅续。唯期一节，不负社稷，不欺神明。至如思念君亲，岂忘寤寐；俯及儿女，顷刻不忘。度事势决不得归，纵

^① 《宋史》本传以宇文虚中为“成都华阳人”，误。按虚中自称“成都”人，检虚中弟之子宇文师说《墓志铭》（楼钥《攻媿集》卷一〇九）、虚中兄之子宇文师献《墓表》（张栻《南轩集》卷四十一），俱称归葬成都府广都县，则虚中亦当为成都广都人。

使得归，又须在数年以后。兀然旅馆，待死而已。”（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十五）正因为心志如此，诗中才抒发了沉痛的思乡之情，同时对于故国的命运寄以无限关注。又如《和高子文秋兴二首》：

沙碧平犹涨，霜红粉已多。驹年惊过隙，兔影倦随波。散步双扶老，栖身一养和。羞看使者节，甘荷牧人蓑。

摇落山城暮，栖迟客馆幽。葵衰前日雨，菊老异乡秋。自信浮沉数，仍怀顾望愁。蜀江归棹在，浩荡逐春鸥。

其一感叹岁月的飞逝和自己的衰老，有时不我待之叹；其二表达思乡的愁绪和南归的期望，怀不甘陷没之想。后诗用“蜀江”二句作结，点出故乡景物，一往情深，寄望无穷。再如《春日》：

北汜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

诗人身在北国，心驰江南，深切眷恋着太湖流域美丽的春光。宇文虚中使金前夕，在杭州提举洞霄宫之时，当曾饱览江南的迷人景色，因而有“遥忆东吴”之语。高宗播迁江南，宇文虚中奉使应诏之时，高宗以扬州为行在，后来终于偏安杭州，可见，“遥忆东吴”之句又寓思君之意于怀旧之情中，仔细玩味，便能得其言外之旨。除诗作以外，宇文虚中尚存少量词、文。像词作《迎春乐》：

宝幡綵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人间要识春来处，天际雁，江边树。故国莺花又谁主，念憔悴、几年羁旅。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

尽管宇文虚中在金代不以词作名世，但是此词托物咏怀，气韵天成，故国之思惻然动人，在金词中堪称上乘之作。

高士谈（公元？—1146年），字子文，一字季默，其父为宋韩武昭王高琼曾孙、宣仁太后堂侄。他在北宋宣和末任忻州（今山西忻州市）户曹参军，入金仕为绛州倅，召除待制，迁翰林直学士，后受宇文虚中的牵连遇害。由于他以宋臣的身份仕金，内心颇为矛盾和苦闷，所以作品中时常可以见到对赵宋王朝的缱绻之情，《题禹庙》诗“可怜风雨胼胝苦，后世山河属外人”和《棣棠》诗“流落孤臣那忍看，十分深似御袍黄”之句均可为证。而《秋晚书怀》“天阔愁归鸟，江流悯断槎”云云，则更多地寄托着个人的孤独失落之感。下面这首《不眠》写得尤为沉痛：

不眠披短褐，曳杖出门行。月近中秋白，风从半夜清。乱
离惊昨梦，飘泊念平生。泪眼依南斗，难忘去国情。

诗中表现思念故国的苦况，月白风清，中夜不寐，去国怀乡，心潮难平。又如《晚登辽海亭》：

登临酒面洒清风，竟日凭栏兴未穷。残雪楼台山向背，夕
阳城郭水西东。客情到处身如寄，别恨他时梦可通。自叹不
如华表鹤，故乡常在白云中。

高士谈乃蒙城（今安徽蒙城）人^①。由于蒙城地处淮水以北，因而此诗当写于金熙宗皇统元年（公元1141）宋、金议定东自淮

^① 有关高士谈的郡望，史传和《中州集》小传均失载，唯金代文学家魏道明为蔡松年词《汉宫春·次高子文韵》所作题注（《明秀集注》卷二）称高士谈“号蒙城居士”，以此知其为蒙城人。